

最後勝利

波蘭 馬立安·普罗明斯基著



人民体育出版社

最 後 勝 利

(原名：最後的幾公尺)

波蘭 馬立安·普羅明斯基著
高 國 詮 譯

人 民 體 育 出 版 社

內 容 提 要

波蘭運動代表隊到巴黎參加一次國際比賽。美國電影公司老闆依仗美國政府支持，派一男一女特務，前來騙這屆競賽會的冠軍去拍電影，以便牟利，並決定在拍完電影後，迫使這個冠軍定居美國，作「政治難民」。

他們開始準備騙扎托別克，恰巧扎托別克因病未到，於是他們就估計法國的長跑運動員白勞會得冠軍。女特務化裝成運動員認識了他，並拉下了他。比賽結果，波蘭運動員馬祖雷克得了冠軍，女特務又去拉波蘭運動員馬祖雷克。馬祖雷克險些被拉下，最後終於在愛國思想支配下返回了祖國，未被美國壟斷資本家騙去，保持了民主波蘭運動員的榮譽。

看了這篇小說可以幫助我們認識美帝國主義的卑鄙可恥的手法，提高我們的警惕性，對當前肅清暗藏反革命分子鬥爭將有所幫助。

*

原 本 說 明

書 名 Auf ben letken Metern
著 者 Marian Prominski
出 版 者 Sportverlag
出版地點 及 日 期 Berlin 1953

最 後 勝 利

(原名：最後的幾公尺)

波蘭 馬立安·普罗明斯基著
高 國 塗譯

人 民 体 育 出 版 社 出 版
北 京 崇 文 門 外 太 陽 宮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〇四九號)

北 京 市 印 刷 一 廠 印 刷 新 華 書 店 發 行
印 張 188 41千 字 787×1092 1/32

印 張 1²⁸/₃₂ 定 價 (7) 0.22元 印 數 1-20,000

1955年1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小說中的人物

阿爾伯特·畢德曼

美國銀星影片公司經理

比爾·邱握德

畢德曼僱傭的特務，美國人

柯麗特·雅黛笙（女）

邱握德的助手，美國人

馬爾斯圖姆

瑞典長跑選手

孔德堡

瑞典長跑選手

馬那能

芬蘭長跑選手

胡特

荷蘭長跑選手

卡齊奧·馬祖雷克

波蘭長跑選手

扎托別克

捷克長跑選手，未出場

查理士·白勞

法國長跑選手

米歇爾·卡里涅特

白勞的教練員

里昂·穆詩卡特

波蘭選手，馬祖雷克的好朋友

傑齊·亞布隆斯基

波蘭選手

俄爾希納

波蘭旅法僑民

萬楚爾斯基

波蘭旅法僑民

基齊亞克

波蘭旅法僑民

庫傑斯·科托里

法國長跑選手

愛爾娜（女）

波蘭跳高選手

米基奧·烏列維赤

波蘭代表隊隊長

露莎托娃（女）

波蘭鐵餅選手

(一)

銀星影片公司老闆，洛杉磯的阿尔伯特·畢德曼先生在董事會上宣佈說，他企圖攝製五部体育影片。他既經決定，就堅定不移地要攝製它們。他把他的詳細計劃向在座的董事們攤開時，第一部影片已經攝竣，第二部正在攝製，第三部正着手準備。他的計劃在第四部影片上才受到阻碍，而且是在这次重要的會議之後兩個月。头三部片子拍得怎样，角色的分配怎样，我們姑且不論——我們感兴趣的祇有第四部影片；這部影片正好是阿尔伯特·畢德曼的工作方法和道德原則的範例，而且还代替叙述了他的經歷，从他二十年前由漢諾威（註一）動身的那天起到最近为止。畢德曼認為自己是一个正直的德國人，不做任何欺人之事。“体育影片嗎？很好，比如一部游泳片，”有人附意，同時還想到早在幾年前已經約定好的詹尼·維斯瀾勒。“或者馬克斯·巴耳演的拳擊片。他固然可能比我們一个男明星演得差些，但是，角色必須是一个真正的運動員，動作必須符合实际，对呀！”用老漢諾威人——最純粹的自然主义者——的術語來說，这就是：真正的现实主义。

第四部影片的中心人物應該是一个田徑運動員，一个長跑者，正如上面所說，按照畢德曼的意思，沒有一个普通演員是恰当的，即使他長着一副赫梅斯雕像的腦袋（註二）；因為要是讓这些小伙子把衣服脫得祇剩下一条運動短褲，那末，露着青筋的馬車夫似的腿可能就顯露出來了。畢德曼先生不能讓大

學生們笑掉了門牙。

但是全美國畢竟找不出一個畢德曼用得上的長跑者。一萬公尺賽跑——這是整整半個鐘頭的戲劇性競爭；算成電影時間，就是十二分鐘至十五分鐘，這時觀眾一定會焦急地在他們的座位上扭來扭去；剩下的一個半鐘頭可以用隨便一些花樣填滿了它。可是從哪兒弄來這麼一個不僅具有普通愛好短劇者的天才，而且還有不壞的外形的長跑家呢？剩下祇有黑人，但是畢德曼先生不喜歡黑人，因為他無法分辨他們；在他看來，所有的黑人都長着同樣的臉型——好像各城市的火車站的鐘一樣。此外，黑人祇以短跑見長。畢德曼知道，他的千百萬觀眾是不容欺騙的：一個長跑者根本不同於短跑者。銀星影片公司的廣告部主任，因為在這次計劃之先沒有找他商量，他覺得傷害了他作為一個專家的自尊心，終於做了以下的說明：“畢德曼先生，我們假設，我們會弄到這麼一個典型人物，他以他的天才勝過厄爾倍菲爾的馬，而且還有必需的外形。但是，名字，名字呢——隨使用一個張三李四的名字行嗎？對這種人我能使上廣告的勁兒嗎？一個長跑者——為了我們，為了銀星公司——非得放棄他的運動生涯，還得準備為這新福音的電影做自我犧牲，這才會真正動人。我們一定得要他這樣做。此外，不准他再演別片子——我們的也好，我們同行的也好——因為這是在合同的有關條款裏規定好的。這就是說，他必須申明他同意在他三十歲以前喪失他的公民權。這要花上一點錢，但是，對我們是值得的！”

阿尔伯特·畢德曼先生同意他的廣告部主任的見解，於是他向新聞部下一個指示，從歐洲的體育雜誌上去搜集有關的材料和照片，因為關於美國長跑家的材料已不用考慮。然後他又費了好幾天時間來選擇這些材料，要是像片不夠大或者不夠清

楚，他便利用一隻放大鏡。可是他的檢查也沒能得到預期的效果；他越來越失望，惱怒地說：“這些沒有表情的蠢蛋，這樣的嘴臉一輩子也當不了演員！”他覺得，自從他離開歐洲以後，歐洲似乎在精神上已經貧乏不堪了。這位工廠主的兒子畢德曼希望每個人的臉都能使他想起容克地主或者銀行家。他得出這樣的結論：這件事離得遠是辦不了的。於是他把所有的剪報都揉成一團，扔到字紙簍裏；他決定派他兩個最得力的代理人到巴黎去物色人。固然他在那兒有一幫子“馬歇爾”代表，但是祇有比爾·邱握德和柯麗特·雅黛笙才適合担当得這項細微的任務。他分別邀請了他們，照顧到他們不同的心理特徵，為這兩位來訪者準備了不同的發言。先來的是邱握德，此人除有外交家的优越性外，還兼備經濟特務的冷酷無情；他年紀有三十八歲，个子高高的，髮色黑褐，說話有點小缺陷，他閒談無關緊要的事情時有些口吃，但是一般還算流利，尤其是談到生意經。這個缺陷對他倒很有利，因為他藉此掩蓋了他的興奮，同時還可引起人家對他的信任。

畢德曼先生概括敘述了當前的任務，他用這番話結束他的談話：“親愛的邱握德先生，你不要以為你的任務很容易完成。替我們弄來一個大約一點鐘能跑上二十公里的恰當的人——這不單是件你給他報酬的事。我是歐洲人，我知道那兒講究所謂榮譽，特別危險的是一種變了質的所謂體育榮譽。你會碰到這樣的事，你認為這個人已經弄到你的口袋裏了，你萬想不到，他那小小的國家的總統會來誠懇地請他留在國內，請他不要放棄他本國的體育事業——他竟會服從他。這很令人氣惱，但是確有其事。我讓柯麗特·雅黛笙伴你同去，當作誘人的小鳥。我倆都知道，她是個沒有頭腦的蠢丫頭，但是，祇有那些蠢丫頭才能給人以優美的直覺，要是以她們的性慾吸引力對於

男人的功效而論。柯麗特的聲音也是美國電影院裏聽得到的四千萬婦女的声音。還有，她長得漂亮。可能鬧點小戀愛——這我倒贊成。但是我要提醒她注意的是，在進行談判的最初階段，要把她的美謹慎地隱藏起來，因為不然的話，小伙子們會过早地發現有人在很卑鄙地拿姑娘來引誘他們。柯麗特應該在感到棘手時才開放她美麗的花朵。暫時要不加修飾，打扮得隨便些，穿着平底運動鞋。能有點傷風更好，可惜這個病不能招之即來，揮之即去。此外，對她要管得緊些。”

他們兩位還在一些細節上取得了一致的意見；然後畢德曼叫柯麗特·雅黛笙進來。他也向她概括說明了他的計劃，最後他說：“我的金黃色頭髮的轟炸機呀！你今年才二十歲，你漂亮的頭髮，全國數到第二，你美麗的牙齒，全國數到第三，但是你雖然具備所有這些優越的條件，你仍然是個不走運的女演員。因此我不得不把你演的第一部片子和最後一部片子給第二流影院上映。然而，我——畢德曼先生——在你身上發現了另一種才能，可以說是一種商業的才能，我相信，你沒有理由在你的新崗位上訴苦——是不是？”

“我也不会这样，畢德曼先生。”

“所以我希望——什麼！——我決定，你給我從歐洲弄來這麼一個小伙子，他能鼓舞我國半數的男孩子都想變成長跑家。這應該是我們的愛國行為。並且還要讓我國十五歲到十八歲的女孩子整年只愛賽跑家。除了到巴黎的簽證外，我還要替你們籌辦到另外五個國家的簽證，這祇是說——去找，去找，再去找！”

這時柯麗特·雅黛笙做了一個動作，似乎她有點異議，於是畢德曼很堅決地說：“我還沒講完。我還要警告你，不要和邱握德亂搞戀愛。要搞，你們過去儘可以在這兒搞，但是，你們既

然错过了机会——現在你們之間可不准再有什麼瓜葛。我知道，比尔是个很漂亮的男子，但是，問題在於，不要讓人家在蒙特馬特里旁的咖啡館裏或者俱樂部裏看見你們像一对情人似地在一起。如你所知，在那兒有我的人，他們会把这种事立刻報告我。我可以老实告訴你，我会無情地讓你倆都垮台。你們的远征不是娛樂旅行，但是，如果你是聰明的，你就無須害怕。其餘的你最好和邱握德談談。祝你成功！”

(二)

这就是比尔·邱握德和柯麗特·雅黛笙到歐洲去旅行的原因，他們現在已經在那兒一無所獲地遊蕩了六個星期了。他們訪問了布魯塞爾和阿姆斯特丹，瀏覽了西德，最後又回到巴黎，因为巴黎在六月底要举行一个國際運動大会。這段時期，他們積極地閱讀了一些體育雜誌，跟體育教練員們做了不少次談話，因而他們熟悉了不少體育術語，还能从記憶裏背出各种距离賽跑的最優秀的成績，从盧尔米起到扎托別克止。可是他們雖然有了這些知識，仍不能接近目标一步。柯麗特系統地整理好了的賽跑運動員的照相簿，脹得那麼厚，使他倆在窘迫時——比如又該給畢德曼彙報時——能埋头在這樣毫無結果的工作中：从索引卡片上去尋找那至今还缺着席的第十繆斯（註三）的寵兒。

六月底對他們來說是个較好的時機，邱握德的心虽然冷酷，也跳得活躍些了，柯麗特的血液循環，正如比尔所說，也“開足了馬力”，他愛用摩托車競賽的術語來比喻。有歐洲最優秀的田徑選手參加的巴黎國際競賽，首先給人們能看到有趣

的長距離賽跑的希望。外國最傑出的賽跑选手中有瑞典人馬爾斯圖姆和孔德堡，芬蘭人馬那能，荷蘭人胡特，波蘭人馬祖雷克，當然還有舉世聞名的捷克運動員扎托別克。可是邱握德和雅黛笙對於這些選手一個也看不中。他們選中了法國人查理士·白勞，他在最近兩年出人意外地大露头角。去年他已成為法國選手，今年他準備給世界選手以重大打擊。根據白勞的教練員——他把白勞隱藏起來差不多已有兩月之久了——和巴黎新聞界半數人士的預測，一萬公尺決賽祇是白勞和扎托別克之間的事。白勞運動員生涯雖然為時不長，但是異乎尋常的成功。他系統地受到了長距離賽跑的訓練。國際運動大會開幕前三個星期據報紙消息透露，他在練習中在競爭不劇烈時以十四分多一點的快速跑完了五千公尺，根據這樣成績，他參加競賽，將大有可為。

柯麗特固然懂得預測，但是她的知識還不能使她做獨立的判斷。她也認為白勞有希望，因為他的外形合她的意。現在對於狡猾的邱握德來說，是執行計劃的時候了，他必須突破教練員的一關，才能跟白勞進行面談。果然，邱握德成功地買通了米歇爾·卡里涅特。這固然是不大容易的，但是跟他戰時參加德國伊·格·法本公司和美孚石油公司之間的實力競爭，根本就不能比。卡里涅特同意讓柯麗特·雅黛笙冒充一個外國代表隊的隊員，把她帶進運動場去做練習，以便毫無阻礙地結識白勞。

(三)

柯麗特在約定的那天早晨六點鐘就起身了，這是她三年

來，就是說，自從她離開大學以來，從來沒有的事。她穿了一套舊運動服，配上一件防風夾克和一双平底鞋，最後還穿了一件不乾不淨的罩衫，圍了兩條圍巾，因為早上的天氣還冷。於是她叫了一輛出租汽車，向運動場駛去。

路途雖長，倒還舒適。當汽車在寬大的入口處停下，柯麗特下車時，她的心似乎要跳到喉嚨口。她機械地出示卡里涅特交給她的證件，她祇有一個願望，就是儘量不使人注意到她而坐下來，看門的也直截了當地請她坐下。過了一會兒她才鎮靜下來，敢於向觀眾席和跑道之間的鐵欄杆走去。橢圓的看台幾乎全是空的，任何声响都好像在一隻深凹的盆子裏隆隆作聲。草地還有些潮濕。跑道的黑色浮沙，畫上白色線條，儼如一幅巨型幾何圖。男女運動員們穿著耀眼的彩色運動服，一組一組地散立在草地上，他們總共不過三十人。一根高杆矗然豎立在運動場中央，它在這巨大的佈景裏，好像一根牙籤似地插在那兒。柯麗特這時才注意到有人在對面直線跑道上跑著。她發現了米歇爾·卡里涅特在她右邊。他也看見了她，他不耐煩地打手勢招呼她過去。他在替跑者記錄時間。這就是偉大的查理士·白勞呀！最初一剎那她很失望。卡里涅特把她扯近他的身旁，使她立刻墜入從他的肥胖肉體上發出的哥隆香水和勃艮第紅葡萄酒的氣息中。卡里涅特丰腴的面頰看來好似血紅的牛排——祇是上面有高度緊張表情的牛排。他右手使勁攢著跑錶，祇露出錶面的一小塊。“快，快！你瞧，他怎樣在跑！小姐，這是第七公里了！”白勞從曲線跑道上彎過來，在向著目標的直線跑道上逐漸跑近。柯麗特這時才驚異地認識到，這個機器人是怎樣精確地工作著。他跑著跑著，頭向後仰，兩肩激烈擺動。他的全部緊張彷彿完全集中在頸部肌肉上，因為兩腿的動作是輕鬆的，似乎毫無阻力；兩腳的釘子鞋捲起淡淡的灰

塵。有人在向他報告圈數。柯麗特看不清他的臉，當他跑過時，一陣風掠過了她的臉。卡里涅特大聲叫道：“這最後一千公尺，二分五十三秒。”白勞點頭表示知道了，這時他已跑到對面的拐彎處。他身材頗長，有濃黑的頭髮，運動衣貼着他汗濕的上身——柯麗特注意着這些並且高聲叫道：“你以為怎樣？”

“第七公里的那段時間太好了。但是我們現在必須到那邊去，才好記錄第八公里的那段時間。”

柯麗特在卡里涅特的監護下突然有這樣的感覺：她接近了她的目標，或者更確切地說，她所見到的這位陌生的年青人在他出色地跑着時其所以這樣賣力，祇為在跑完一萬公尺後投到她的懷抱裏，叫着說“我什麼都同意了！”雖然更可能地他會喘息地濺着唾沫向她說“你要什麼？我已經累死了！”使她愉快的是，她跟着教練員在運動場裏到處去記錄白勞的時間，她覺得，他們彷彿已在合夥賭博。第八公里跑了二分五十七秒。她擔心他的體力可能減退，但是卡里涅特輕輕拍着她攢緊的拳頭，表示“這已經不錯啦，第八公里永遠是最吃力的。”他從邱握德那兒得到的款子，這時在他身上喚起了父親般的感情。

“這是他比賽前的最後一次跑。明天起我的查理士祇做點簡單的體操，還洗兩次澡，做幾次按摩，就完事啦！”

“我們的查理士！”柯麗特着重地糾正說。卡里涅特用他那雙小眼睛瞅她一眼，她接着說，“可是我首先需要你的友誼幫助呵。”

“我知道，小姐，”教練員說，他又向跑道看去。“快呀，快呀，查理士！你用了二分五十四秒三。——你瞧，小姐，第九公里又比較快些了。”這時他緊握她的手，握得她發痛。

柯麗特的視線從跑道上移開了一會兒，這時她發現運動場

上所有的運動員都停下他們的練習，看白勞的最後衝刺。跑道上這位孤零零的跑者，他祇向時間鬥爭——這是怎樣一幅奇妙的景象啊！他在距離終點一圈半時放長了脚步，似乎想從跟他競爭的人那裏解脫出來。他輕捷地馳過去，為了更好地克服空氣阻力。這時他從向着終點的曲線跑道上衝了過去，在衝刺中從他們身旁跑過……卡里涅特蹲下身來，兩膝搖擺着保持身體的平衡。“白一勞，白一勞，白一勞！”在場的法國人在巨大的水泥橢圓形建築上有節奏地喊着。教練員記得跑道上的每一個標記，因此他有可能用跑錶精確地檢查任何分段距離的時間。他祇担心查理士也許會在最後若干公尺開始用兩臂在空中划動。但是，恰恰相反，他的動作在節奏上和力量上都還有增加。他用短跑速度接近了終點。卡里涅特記錄的時間是二分五十秒四。於是他伴着白勞跑了幾步，抓住他的肩膀，把他轉身一抱，用他硬板板的嘴在他汗濕的面頰上吻了一下，然後他向這位微微搖擺的人附耳說了些什麼，多半是全程時間。這成績一定很好，因為查理士似乎在微笑，有人把一件外衣裹在他身上。柯麗特站在附近。她對白勞差不多看了九分鐘了——這在緊張的狀態下已經是一段漫長的時間，她就是以這樣的緊張目擊了這段長跑的。她擠進包圍白勞的圈子，要人家注意自己。“衷心地祝賀你，你真使我欽佩”，她操着不純的法語說，“這樣的跑，我還從未見過。”

“你就去按摩吧！”卡里涅特插嘴說，白勞還來不及仔細地端詳她和回答她。卡里涅特做得好像他已經忘了和柯麗特的約定似的，或者，他好像要抬高代價似的。“等一會兒！”白勞違拗他的教練員。他用袖子抹一下臉，微笑着，這時他又多少能作得出微笑了。“謝謝。你在哪一隊？”“英國隊”，她毫不遲疑地回答。查理士說話還有些吃力。他努力調整他的呼

吸。“在你們的洛汀漢姆有一个善跑者，他已經來了嗎？”

“他已經在這裏了，”卡里涅特替她回答。柯麗特毫無所知，她不安地四周望了一下，是否在場的運動員中間会有一个英國人，使她有立刻被揭穿的危險。

白勞擺脫了疲勞，他抖擻精神，向她挨近一步。“好个可爱的法國人！”她心裏在說，“他会成为一个演員，也許还会成为一个朋友。”

白勞在任何其他女人面前，都会因他那双露在外衣下的沾滿塵土的髒腿感到羞澀，但是，在一个女運動員面前，可沒有这种感觉。他站在她的面前這麼近，以致她觉得他的鼻子幾乎碰到她的上額。“短跑和跳远——我猜中了嗎？”他輕輕拍打她的臀部。

“对呀！”她滿面春風地回答，查理士對於他的眼光銳利一猜便準深深表示滿意。“你从哪兒看出来的？”她想知道。他做了个出色的表情，又从头到脚地打量她。“从体形。而且最後……我怎样知道的呢？憑直觉。你还呆在場裏嗎？”

“今天我不練了，但是，我还想看一会儿。”

“好極了，不到半个鐘头我就回來。我可以在那兒等你嗎？”他指着那根旗杆問道。

他便以这种方式自己定下了第一个約會。事情的進行比柯麗特所期待的还要順利些。

(四)

卡齐奧·馬祖雷克第一次來到巴黎。比他年長的運動朋友們都相信他会被这个都市的五光十色搞得头昏眼花，像以前來

的許多其他運動員一樣。但是，這是一個誤解，簡直沒有任何東西會使他興奮。純粹為了抬槓取樂，他使用這樣的語氣使他的同伴們開心，如“廢話，我親愛的朋友們！用真正的華沙話來說，一切都是廢話。凡爾賽，盧爾宮（註四）固然很不錯，但是它們還遠遠不能跟威拉羅夫宮或者瓦威爾媲美。再說，這算得什麼藝術，擁有像路易十四那樣多的錢，去收集一大堆圖畫和塑像。”當他看到德里福利大街幾家珠寶店的櫥窗時，他激昂地罵道：“混蛋，這麼許多女人的粧飾品！現在我才明白，為什麼她們要玩弄手腕。”無論何時他總以為這是“一個瘋狂的地方！”他說這話時用那麼一種語調，使人聽不出他還是指着當地的情況呢，還是因為他理智上培養出來的冷淡受到了考驗而痛恨巴黎呢。

“由着他去發表他的滑稽見解吧！總之，這樣他才覺得痛快，”波蘭代表隊的隊員們慣於這樣說，“但是，可惜他對所有值得追求的事物所持的消極態度，也消極地影響他的生涯。馬祖雷克一點也沒有執拗習氣——那是好的！但是他完全沒有進取心。所有他以前得到的那些優秀成績全靠他的天生體質，而不靠他的意志特性，儘管意志特性對於一個運動員多麼重要。他高大有力，有一顆冷靜的心，一分鐘祇跳五十六跳——這使他對於普通對手永遠保持優勢。但他時常敗於比較強的跑者。他第一年參加國際競賽就這樣敗於一位蘇聯強有力的選手，他原可輕而易舉地勝過他，並且由於他的良好條件，他在下一屆競賽時果然也“丟下”他了——正如扎托別克提到他的勝利時所說的一樣。以後兩年，他沒費多大勁兒就贏得了所有的競賽——他的全部榮譽就建築在這上面。”

“拿庫索辛斯基做榜樣吧！”教練員們勸告他說，“他是條好漢！你現在跑的時間固然比他少些，但是，如果他復活，

再出現在跑道上，那末，你就会輸給他的。庫索（註五）在他的極盛時期，從來沒有輸給誰過，從來沒有輸給芬蘭人，雖然以前都是他們創造的記錄！有志者，事竟成！”馬祖雷克對於這些涉及他的榮譽和他的運動進取心以及類似的勸告，時常毫不介意地答道：“要緊的，不過是我的勝和負啊！現在無論如何，我已贏得一切——你們還要我怎樣？怪我沒有創造世界紀錄嗎？這我恐怕辦不到。再不然你們是不是要我在跑道上把肺跑炸呢？”他把他尖削的稚氣的臉對着使他苦惱的人，這張臉在這時候彷彿毫無表情似的。

人們可以相信，馬祖雷克堅強的筋骨受時間的侵蝕要比別人慢些。他二十六歲的年紀，看來好像十八歲的人。根據這樣的感覺有一次他的好友鉛球選手里昂·穆詩卡特和他開玩笑說：“你可知道，要是我不常在淋浴時看見你，我會懷疑你根本不是個男人。”

馬祖雷克連脖子都紅了，一句話也沒有回答。這些事情上他就像個大姑娘那樣的敏感。他的舌頭好幾次在嘴裏打轉，他吐了一口唾沫。後來他有兩天沒有跟穆詩卡特握手。

在迫近國際田徑賽的前幾天裏，他祇是勉強地做着練習，而且祇做了為保持競賽能力所必須做的一半。有一次波蘭代表隊的隊長在他的幾個同伴面前公開地指責他說：“這個懶虫！他一點也不想一想，國家為他到巴黎來花了許多錢，等回去後我非在體育協會裏好好批評他一頓不可，使他永遠記得我。要是他在比賽中失敗的話！”

下午卡齊奧發動他的朋友們到城裏去逛逛，他們往往終止在一家“咖啡依斯”裏——這是僑居法國的波蘭人所開的咖啡館的稱號。他們三人同行：馬祖雷克，穆詩卡特和跑一百公尺、二百公尺與一一〇公尺高欄的傑齊·亞布隆斯基。當時距離比

賽的開始還有兩天。過了暫時的涼快天又熱了起來。於是他們決定到一家咖啡館的橙色傘下去歇歇。市街景象看來好像一個展覽會場：行人摩肩接踵，很少有汽車開過。三人把他們買來的東西和捏壞了的報紙撂在棹子和椅子上，他們要了薄荷檸檬水加冰塊，然後立刻又談到他們的正題。

“參加人名單已經最後確定好了嗎？”亞布隆斯基問道。

“我不知道，也許已經好了，但是，我看他們好像把名額多估計了一些。”

“遞過來！”馬祖雷克伸手去拿報紙，他兩腳遠遠地伸開，然後把報紙大約翻閱一下，叫道：“你，傑齊，你的高欄有一個勁敵”。他往下看，努力尋找關於他的重要的消息。

另外那兩個聊起穆詩卡特昨天買的那件運動衣，他們按匯率折算後，發現這是一樁不合算的購買。這時馬祖雷克找到了他要找的。

“有趣！”他說，“這裏我看到一大批聞所未聞的法國人名字。”他突然叫道：“柯托里！”亞布隆斯基又把麥管放到玻璃杯裏，問道：

“說些什麼？”

“說些什麼？”馬祖雷克學着說。“你知道，這個柯托里是誰？”

“當然知道，法國的一千五百公尺選手。你以為他不會跑一萬公尺嗎？”

“這是他的事。你着什麼急？”

“別忙，親愛的弟兄！這裏面隱藏着別的詭計。我有預感，我必須跟一整隊人賽跑，他們彼此照應，好像聶丁冷·依索禾魯和一些芬蘭人通常所做的那樣。他們以柯托里作為前導人；他在頭幾千公尺要極力領先，在他落後以前，他的本國的